鉅野縣志

二十三　二十四





鉅野縣志卷二十三

特授鉅野縣知縣星沙黄維翰少棠氏手訂

風俗志

叙曰太史陳詩方岳輶軒采風民間於以別貞淫而一道德風俗之志所由來也然而先王省方觀民法象於風行地上而九五爻曰觀我生豈非中庸所謂知風之自乎故必在上有政教斯在下有風俗使上無教化又安望其風俗之美哉有化民成俗之責者其亦反諸本而可矣作風俗志舊志

○○○○禮儀

冠禮

男子始冠行三加冠禮祀祖先拜父母尊長宴會賓客貧者一加而已然斯禮久廢寔其中繁文縟節今皆不傳

婚禮

紳士家約自女幼時冰人酌門族通姓氏擇日具啓名爲傳柬絕口不言財鄉里小戶間有以財物作訂禮者多寡亦不拘議婚多用女媒兩家允親則媒妁即謝名曰謝肯由是卜日合婚先期行納采禮用腥肴酒 釵環等類豐嗇不同送至女家

女家亦回送靴帽等物女家親眷各送脂粉花繡
等物於女家謂之添箱又謂之添花粉
婚期前數日女家擇吉用鼓樂女使人役等先送
粧奩於男家至則女使設床帳於新屋至期壻領
鼓樂執事人役具髻冠催粧吉衣赴女家親迎隨
帶酒肴二席一曰祀筵一曰喜筵至女門陪賓者
出迎壻下車迎門交揖延壻入每門交揖至客廳
壻行三叩首禮上坐進茶後引至女家祠行禮畢
於客廳設筵欵壻宴罷令鼓樂催粧女子冠帶以
彩紅蒙首壻至內堂向上行禮名曰領親女隨夫

乘車轎而行女家兄弟或親友用二人同至男家名曰送親女轎至男家內堂下轎用紅氈鋪地令兩女嫗轉遞而行謂之倒氈內堂院中設斗一具安放桌上盛雜粮以實其中焚香插斗內並置銅鏡一面以紗羅綢絹蒙其上同拜天地訖隨入新房行合巹禮男家以果品拋床上名曰撒帳新婦三日不出戶名曰坐床三日內男家親友慶賀新婦以針黹送翁姑及一家長輩謂之散針線三日外接女回門婿偕至謂之認親

紳衿家擇婿過嚴往往女至二十餘歲尚未許字

者已非情理至粧奩厚薄視乎家計有無見女情長親戚義重所爭全不在此只要女入婿門敬戒無違容工足式不失大家閨範乃足增父母光榮即布裙荆釵有何不可且彼此勤儉家風翁姑女婿之稍有見識者見新來子媳樸素不華知姆教之素嫺必恩憐於格外决無有計較母家粧奩厚薄以爲愛憎之理查邑紳富戶從嫁服飾器用動費至千金或七八百金不等無論奢不中禮識者所議且今人子消折平生福澤或反貽日後笑談爲父母者顧應如是乎然富紳愛女情切爲所欲

爲尙無足怪更不可解者貧紳意圖競美因粧奩不備遂任其女愆期不嫁甚或鬻產典衣多方稱貸只圖目前體面不計日後艱難供一女之嫁資罄全家之衣食人雖至愚不應至此大抵多由溺愛之母無知妄費爲男者不能鉗制其妻所至總在爲女之父者自爲主政量力而行毋聽媒婆苛派毋任婦人擺布爲物力惜艱難爲兒女計長久與其爭華鬪靡競一日之虛華不若崇儉黜浮留兩家之餘慶朱子云嫁女擇佳婿無索重聘娶妻求淑女勿計厚奩詩禮之家當有味乎其言

按古者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從無女年長於男者今雖不能依古嫁娶之期但亦必年歲相當乃能好合宜家不滋他故查鉅邑鄉晨娶婦多有幼穉之子年未及歲尚不通人道而受聘之女早符當嫁之年彼意謂娶婦可以代姑執役不及待其子之年長殊不知陰長陽微葭譜琴瑟甚至不安於室其弊有不可勝言者而且童男御女太早麥足戕血氣而夭天年爲父母者當以爲戒

喪祭禮

親亡以七十日爲程分十七行事下喪書於親友

家孝子三日不出戶披跣擗踊臥用草薦食必粗糲弔客至則於柩側據地稽首哭謝第三日晚設奠於門外披跣而出焚芻靈哭奠送行親友各具金帛祭筵排列門外依次號奠名曰送三

按禮自初終以至四日成服其間若復襲含斂魂帛銘旌朝奠夕奠諸儀節至詳且慎並無所謂送三者迨成服之後親友亦或致奠然奠也非送也靈前也非門外也賓自來也非喪主示期而招致之也且送者禮餞行人之名父母新喪子若孫將哀泣追攀之不暇而忍招致親友設餞門外而送

之乎竟不解創自何人而相沿不廢恬不爲怪知禮之士知必有力辨其非而亟圖救正者

前七日用蘆蓆爲棚設坫什數張祭用木盤陳設五穀蔬果麵食等物延冠裳六人其四人在棚內兩旁立贊儀行三獻禮獻畢其二人至門外行宜歆禮司祝者跪讀祭文親友在孝子後行禮名曰陪祭是爲孝子家祭亦名成服禮至三七日親友各具賻儀入棚至柩前哭畢出棚外行三叩首禮孝子於設筵時至客廳階下稽首謝

按陪祭一說古禮所無然揆情酌禮既屬孝子家

祭惟服屬近支之卑幼及戚屬外甥女壻之類乃不為過至親友遠族不分尊卑遠近概令於孝子後隨同拜跪其何以為死者地也魂魄有知想必有驚顧難安者情之所不順卽為禮之所不宜主喪者必須斟酌於親疎長幼之間生者不妨跪領於前死者可以坐受於上乃可令其陪祭否則一應親友概不得聽其隨班行禮

殯之日先期行開柩禮名曰開弔禮儀如在喪時懇有爵者題主臨期行遷柩禮柩出門外摔瓦盆於柩前哭孝子前引柩行至塋所行禮舉哀用土

掩柩懇有武職者祀后土親友咸臨名曰送殯孝子回家向主前行禮安神既葬三日孝子領男婦於墓前哭奠添新土於墓謂之圓墳

勸諭安葬文

知縣章宏

嘗考人子事親死葬與生養並重葬者藏也欲人弗得見也古者葬期大夫三月士踰月墳墓無擇地不封不樹塴窆多求安魂魄有歸而已故曰死者以入土為安理信然也山左為鄒魯名邦禮樂之所從出余作宰鱗川竊見閭閻停喪不葬者比比皆是小民罔知無論矣即縉紳之家亦多停柩堂室高閎門戶經年累月狃於俗而不為怪叩其故非曰牛眠鶴起之未卜則曰年時向背之不利甚謂發送無資將俟家計豐贍博厚葬以榮親耳不思堪輿之術與陰陽干支之說皆出自後代上古未之前聞喪具祗應稱家之有無若必待厚葬則如近世之奢靡成俗喪而演樂應素旐而用錦

組繡黃燦爛夸耀爲盛其中越禮犯分者有之是欲榮其親而反使其親之不享非所以爲孝也況遷延月日則時移事異人生修短不齊設或親喪未葬而一旦身歿豈不抱恨泉臺且水火盜賊不可不虞脫有意外委棺道路暴骨郊原白草風淒青燐夜哭塗旅傷心勢所不免爲人子者更何以自安乎至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乎昔果能種德祥林福地隨在能逢吉日良時不求自合若惑於堪輿之術干支之說罔安遺魄冀利生人是忍已往之尊親圖未來之富貴爲名教之罪人恐幽冥中將譴責之不遑而奚暇蔭庇也哉孝子慈孫之用心決不如是昔何子平遭世變親喪未葬日夜號泣冬不衣絮夏不就涼寢不於室深有見於死者之不歸土猶生者之無室廬也子平有故其痛心尚如此況無故乎謹按律載凡有喪之家必須依禮安葬若惑於風水及託故停柩在家經年暴露不葬者杖八十蓋兼尊卑而言不特父母之喪爲然也習俗未改拘之以法慮不勝懲邑若參究以理感惕其心故爲文質和雅願縉紳大夫以及士庶細繹余言轉相告語凡有尊卑之喪毋尚奢華

毋循俗例務須依律早爲安葬以慰幽魂俾風俗幡然民德歸厚實所願望如不從余言卽不孝不慈之人矣百爾君子其鳴鼓而攻之也可

按章明府勸諭安葬文言言痛切字字血淚誰無人心聞之者應皆動色相戒如期安厝矣乃停葬之風至今未改何耶推原其故所稱牛眠鶴起之說卜年時向背之不利人尚有信有不信停喪並不盡在此其實因發送無資遷延不舉者十居七八查近日有喪之家除衣衾棺槨哭奠上食等事不容簡省外酒筵須費孝布須費棺罩須費以及結棚縛帛旛幔鐃吹等事無在不須費多或千百

緡少亦三四百緡不等一有不備親友鄉隣便羣然非笑以儉親薄之不爲人齒即有一二識者心知其非無奈口衆我寡孤掌難鳴亦不得不隨波逐流隱忍從事往往舉一喪葬中人之産遂漸次窮落至有不可問者無論僭禮越分祖父未必能享且費盡錢鈔所以誇耀於人者不過二三日而子孫因此傾家蕩産至於不堪獨不畏增先人隱痛玷先人顏面乎曾亦思父母所屬望於子與子孫所應致於親者顧在是乎吁何其悖也因思一物有缺喪不敢舉富者旣視爲畏途貧者更無從

稱貸萬不得已計惟購心脉已停柩不葬一行擱下年復一年頓忘所以使其親退不得反於寢進不得即於墓伥伥乎如窮人無歸而子不顧嗷嗷乎若餓鬼求食而子不聞嗚呼尚忍言哉尚忍言哉余今日欲再效章明府故智援据禮文更申勸誡竊恐强人所難仍然徒勞詞費因於習俗喪儀中酌簡數條既爲死者謀窀穸復爲生者計身家準乎人情去其太甚俾其事易舉則盡人樂從所費無多則隨時可辦且其所酌簡者並非薄其親之謂也正欲邑之人各厚其親及時舉葬以無背

乎與奢寧儉與易寧戚之大義也伏望紳耆中之有同志者毅然決然主持風氣一家有事苦口而抑損之使主喪之家費無所用久之各識所遵同歸於厚崇忠革薄返樸還淳或者其有豸乎因條其款於左

一酒筵○食於喪側或屬至親骨肉隔居窵遠前來勷事勢不能不寢食於有喪之家至於親友弔客一概設筵款待日凡數舉多或數十席少亦十餘席中下之戶每不及待發殯而力已不支矣且也在人子則悲哭泣之哀周旋於賓客之際問心固

爲不孝在弔客則以親友至好不加體恤而坐待筵席殘視喪家爲飲食宴樂之場名爲弔喪實以擾累待人更屬不情是兩失之道也有是禮乎至於演劇飲客忘哀作樂主喪者既陷十惡之條而厠席者亦失不飽之義尤大不可嗣後曾弔之客一菜便行即喪家挽留竟可不辭而去始而弔客皆不肯坐席繼而喪家亦竟可不備席久之而酒席之費便可永除矣

一孝布○易服而弔禮自賓出推元冠不弔之義弔客自應各帶素巾入門著上本無煩喪家分裂帛

段遍遺麻巾況古來尺布纏頭原為本族服盡者而設閭里疏逖之人而槪令持服斷無此禮嗣後喪家即發布帛客儘可不受布帛客既不受布喪家亦竟可不備布聞兗州及闕里一帶俱如是行此踵之最便者

一弔儀○弔而致賻禮也查近日一家有喪數十家各製紬緞金旌牲醴鼓樂餽送至殯復擇花搶羊豕紬緞幛章祭筵必用山珍海味賻儀每至五兩八兩一奠之費竟非二三十金不可雖屬厚意未免大難嘗見淮上有事之家客舍預懸布帳數幅

親友來奠書誄詞於紙粘掛帳上祭畢則焚此猶不失古人遺意否則帳用紙軸祭用果品盡誠盡敬俱無不可力果有餘不如節諸浮費多備賻儀備乃失儀禮知死者贈知生者賻之意善用財者當有以酬之

一棺罩○棺罩一項原取遮蔽靈柩使不暴露並非藉以壯觀故禮義載飾棺之制雙龍帷黼荒質皆以布士則宜用白布帷荒不加采繪（喪大記飾棺君龍帷黼荒大夫畫帷畫荒士布帷布荒鄭注飾棺旁曰帷上曰荒）從無焚燒之說義至深也查鉅邑有力之家擇期發喪數月前即營辦

棺罩草木必楠楸名材衣必呢緞細彩雕鏤刻畫極巧窮工所費多至千百金少亦百十金不等至期擺列門外炫耀街衢不過鋪一時耳目迨柩甫及壙則撤置塋側一火焚之不知是即爲愛財儉親不知此項物力皆死者艱難積累珍惜不肯妄用者今子孫弗知樽節耗無窮之財力勞無限之人工作無益之浪費一旦付諸烈焰徒取暴殄天物之罪究與親身無益分毫死而有知當必有忍氣吞聲痛心疾首者試問所謂孝者安在耶何如移用此財於衣衾棺槨尚爲親所身受也尤可痛者

往往因無力製備棺槨遂停柩在室致暴露數年及數十年之久其弊有不可勝言者吾省棺槨價用舖戶事後還之即有糾約數十家公製以備用者亦不焚燒倘倣而行之豈非去奢崇儉之第一端乎

一宰牲○祭而割牲取血食之義禮所宜然但素封之家行之則易若一槪效尤萬萬不能宋儒劉氏璋曰祭不必皆殺牲歿後祭品皆從生前之所好蘇子曰宗廟之祭所以追求先祖之神靈是以思其平生起居飲食之際而設其器用薦其飲食所

以司馬氏祭儀用時蔬時果生肉乾肉食餠糗糕
之類朱子祭品與司馬氏畧同南豐曾氏用節羹
䴵鶩則粥建安劉氏用牢肝子猪白割血羹肉汁
推諸賢之意皆徇先人生前之所好此卽事死如
生事亡如存之意也遵而行之諸物可祭諸人可
祭所費無多敦禮洽情較諸刲羊宰豕者庸有異
乎
誦經○釋元誦經名曰超度生果善良死後必不
墮落若罪孽多端佛卽有靈徒使一二俗僧凡道
代爲諷誦便許拔濟雖慈悲爲本方便爲門恐亦

不能容易若此以理所必無之事而羣然信之殊不可解鳴鈸聲鼓擊鐘振鈴念能閻坐大赦先靈有知亦應嫌且憎也況逐七爲之所費更屬不貲何如薄修祭禮上接先靈之爲得也遊聖人之門者必能辨之

一待繼○無子之喪俗每拘於領喪無人任意延擱名爲待繼祀既無人已抱若敖之痛死不歸土復同倒懸之屍尤爲可慘試問爲一始終無人承繼遂聽其終久暴露不爲安葬乎無是禮也嗣後死無嗣者伯叔兄弟凡在服屬之中皆可主令及時

安葬無伯叔兄弟者即戚族亦可爲之但不得以
由已發送亟涎絶産藉爲口實既葬之後俟有應
繼之人再爲立繼誼不爲遲又不得以業已歸裝
竟不爲立後致干廢繼霸產之條是在主其事者
平心處事耳

一派費○有喪之家兄弟各爨貧富不一逢有父母
喪葬大事毋分貧富者不肯獨任貧者不能公攤此
推彼諉延擱不葬者正復不少吁此豈尚有人心
乎此豈倘得爲人子乎嗣後似此者或分任或獨
任寧可不設筵不發布不宰牲不製棺罩不訃告

親友自遷柩以至發殯秖用禮生二人客筵一席祭蔬數品扛擡夫多或十二人少或八人所費不過數緡即可發送照文公家禮行事人亦孰得而議其非早遺親以安是即爲人子者孝慮甚不必循其儉以視兄弟推諉任意延擱者覺此遺慳吝之名猶不過人言可畏而彼干暴露之律更恐爲天理不容思之思之

一風水〇孝經云卜其宅兆而安厝之(注)宅墓宅也兆塋域也葬事大故卜之也此即形家所自始至秦青烏子出著青烏經一卷柳宗元所謂孫子百

代承靈祉誰爲言者靑烏子是也嗣郭景純張子
微廖金精楊松筠等相繼輩出各以葬經名於世
卽宋儒程子亦稱五患宜愼辛未聞取其說而易
之玆章明府勸葬文中謂忍巳往之尊親圖將來
之富貴爲名教罪人云云獨不思富貴卽不可圖
而風水螻蟻之有害於尊親者亦不當避乎須知
凡久停親柩者必非宪心風水誠求吉壤之人如
果實心講求親死未葬自當慚兩沐風冲寒觸暑
汲汲以圖之豈有經年累月而不得一葬地乎是
所稱牛眠鶴起之未卜日時向背之未利者皆由

無父無母不孝不義之流藉詞推脫以自文其暴露之罪而於擇地擇時何與焉有心者遂因噎廢食以爲堪輿不足信且謂葳於堪輿者卽爲大不孝寖是則公劉之相觀周公之卜洛以及司馬温公葬論先謀人事後質筮龜之說皆非矣豈理也哉此風一長勢必有委親於風吹水蕩之塲而不顧置親於螻蛄蟻侵之穴以爲安者試問與停擱不葬者相去幾何乎此余所以長慮却顧而不能不急爲正之也或曰地理不可廢而積德有素福地自逢天理固不足恃乎然天理雖足恃而仁孝

之心要不可不盡易繫詞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諺亦有言盡人事以聽天命人子人孫與其奢喪儀祭具之華而無益先人體魄不若覓藏風聚氣之地而永庇祖父形骸富貴之念不必存而惟以安親爲念術士之言不可聽而當先自精其理綢繆於未雨慎重於臨時積誠以感之而鬼神自來告於室修德以培之而山川乃各獻其華天理地理一以貫之安見葬親大事竟可諉之於天而講求風水者必有妨葬期遲爲名教之罪人也哉仁人孝子當不河漢余言

以上鄉俗喪儀酌簡數端便覺所省實多易於遵辦竊恐一二俗儒尚有執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之說以相撓者殊不知古人所謂不以儉其親者乃附身附棺之謂並非謂以虛糜妄費爲不儉也昔夫子嘗言喪具矣曰稱家有無有無過禮苟無矣懸棺而封又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爲孝歛手足形還葬而無槨稱其財斯之謂禮斯言也誠千古葬者之大經矣間嘗考夫子所謂無過禮者大端有二焉一者藏體魄之禮含襲歛襚棺槨宅兆之屬是也一者事精神之禮朝夕之奠重主之

設虞祔祥禫之祭是也是皆切於親之身者也凡切於親之身者有力之家自應竭情致愼勿使有悔所謂喪事厚死者此耳至一應虛華故事與死者何涉多用不爲孝少用不爲薄此孟子所謂無財不可以爲悅者豈聖經賢傳不足法反以父母大事受譏於庸庸儉親之議而竟不能自我爲政耶惟前此章明府雖勸諭安葬而應如何安葬之處究未頒示條教以致士若民靡所適從一旦大故猝膺勢必手足無措多費旣絀於財力之不逮過儉又阻於多口而難行瞻顧徬徨因循不舉其

事可駭其情尚覺可原自此明立章程登諸志乘家無論貧富皆可咄嗟立辦無難刻日舉行有事之家可將此照錄一道懸之客廳俾親友閱之咸知喪主奉縣而行稟承有自儉親之謗亦從此可以永息如此而倘有託故遷延久停親柩者是直狗毛之行真不齒於人類之人也或曰予之所言殆桐柳士權為要人子計則得矣富貴之家禮宜備物榮親似非所以為訓曰自華雚文旗門生輓送非達武之佐命乎布車載柩飾無文彩非貞觀之元臣乎喪致乎哀貴不失禮後世且傳為美談詩

書仕宦之家正宜首先倡率式化鄉鄰以爲狂瀾一柱禮義由賢者出而顧疑富貴之不可行乎鉅邑禮教素嫻知必有以余言爲然此倡彼和示儉示禮俾鄉鄰有喪之家無不及時舉葬行見澤及枯骨立讓和風甘雨之祥邑鮮懸屍悉協存順沒安之義是所厚望焉道光庚子長夏黃維翰識

○○○○人情

鉅邑人士頗尙讀書不務外飾習舉子業者專以八股爲務而於史鑑子集以及詩賦書畫多不講習謂能文者爲正學餘皆爲橫學近日舊族多貧

子弟能讀書者亦不能不以力田為務道食兼謀
不名專業而又無鄉塾以會文此力學之難也
交情多平淡待人多質實往往有至親密友因語
言過激反生嫌隙因終隙末者雖屬朋友責善之
風究非忠告善道之義識者議之
邑境不通舟楫絕無富商大賈即遠遊生理經歲
不返者亦百無一二富民以糴入糶出為利貧民
以負綠換布為生庄民娶婦入門即給木綿斤許
令其紡織得有贏餘以為澣補衣履之用
平民畏官守法者居多施以仁恩則歌頌感激稱

揚不置至於刁頑越訴健訟抗糧舊志稱歷來所無近俱不免可見今昔人心不同殊堪慨嘆

女子多以節義爲重夫亡則矢天誓日甘守終身甚有以身殉者編戸窮簷亦知此義非甚不獲所不他適也

士民頗重廉耻娼妓多不能容市井之中偶來一二便驚傳爲異事無須稟官驅逐不久自然避去

○○○衣服

士民服多布素男女皆然富家即用麦葛綢緞亦皆色尚樸質華麗不衷者甚少紳衿非出入公庭

雖飲食宴會從無著靴者

○○○○飲食

富者多食麥以麪作餅爲常食至以麪作饅首必餉客乃用之貧家食惟高粱和豆磨麪揑成杯形曰窩窩以麪作糊曰糊塗無論貧富三餐必食粥以穀糜米爲之曰湯釀高粱爲酒曰蒸酒釀黍米爲酒曰黃酒釀黍米以蒸酒作酵爲酒曰稀熬蒸酒即燒酒也柴薪菜蔬必須有集村庄方有賣者至彼貿易名曰趕集猪肉以觔計鷄鴨以數計魚蝦近亦不缺海味則店舖中有之牛禁不許宰犬

羊肉不常有鄉閭食品以鷄子爲上比戸多飼母鷄儲以待客貧家日食豆醬葱蒜秦椒必不可少富家亦用之家家作醬以麥蒸晒爲之曰甜麪醬用以醃蔬菜以豆瓣蒸晒爲之曰生黄醬用以調五味春採桑柳等葉用火薰後署之於器以供茶飲紳士家用茶葉則市於店舖

令序

元旦五更蚤起必食水角謂之扁食陳牲脯用五簋供奉天地神祇祀竈祀門祀先代於室放爆竹男女皆著新潔衣履拜尊長謁親友禮地方神

廟往來交賀謂之拜年是日市肆不張工商輟業
聚談嬉遊交相娛樂半月之內設饌招飲名曰春
酒正月間各集場多演戲雜耍慶賀神廟○元宵
比戶張燈祭天地神祇祖先與元旦同通衢演戲
點花爆烟火紮鞦韆架棚懸燈辦演各般故事戲
耍謂之鬧元宵次日親朋相邀遊玩婦女亦往來
親族間名曰走百病用艾灸衣帶名曰却百病是
日家家作扁食以供餐○二月二日各家用青灰
灑院中置麥豆等物於圈內謂之圍倉以祝豐年
○淸明日揷柳於戶老少男女祭掃先塋增新土

於墓冢中祭先代神主　端午日揷艾於戶食角黍族戚朋友餽送禮物小兒戴百歲索鄉閭於日未出時採樹頭葉以爲茗　六月六日晒書籍衣服以大麥仁煑粥食之云可祛暑　七月十五日祭祖先薦新穀　中秋日作月餅買西瓜餽送親友晚間聚飲玩月俗呼爲圓月　重陽登高飲酒賞菊此文人雅事細民無之　十月一日祭掃如清明禮剪紙爲衣送墓上焚化謂之送寒衣　冬至各家墓上焚金帛紙錢祭先代祠堂　十二月初八日合穀米黍米糯米爲粥雜棗栗於中食之

名臘八粥 二十三日用大麥芽熬糖餅祀竈神名曰辭竈是日掃除舍宇市肉宰牲釀酒蒸饅預儲各食物以供新歲祭先餉客之用 除日親友互送食物酒掃堂室更換桃符用彩色紙貼吉利春聯結天地棚於天井 紙象於竈與門夕則燃燈發燭列酒果於內堂神主前無神主者貼畫象家堂於室謂之辭歲禮竈神謂之接竈

〇〇〇〇民事

鉅野地多斥鹵上田十之三中下田十之七糞力稍闕則苗不長發多有終歲勤苦而養育猶不足

者種植五穀以十畝爲率大約二麥居六秋禾居四二麥種於仲秋小麥較多先大麥佈種歷冬及春至夏五月收刈大麥先熟小麥必夏至方收秋禾以高粱穀豆爲主其次則黍稷沙地多種木棉芝蔴窪地間有種稻者高粱種於穀雨後雜糧繼之至秋收刈棉花種於清明後至秋陸續檢收初伏種豆末伏種蕎麥多用麥地俱秋杪收穫菜子隨蕎麥佈種來年夏四月收割彼木窪地經冬不涸至春初水退後種仙麥並有種豌豆者豌豆與麥柜雜土人故稱豌豆麥此二種亦與二麥同時

成熟

○○○○地隱舊志以風俗之僻者稱地隱姑仍之

吳樫曰賈誼陳政事輕簿書期會而重移風易俗深以俗流失世敗壞爲懼宋儒羅從彥云教化者朝廷之先務風俗者天下之大事故上有教化則下有風俗風俗之美惡其機固不在下也人但知興利除害爲守土之職殊不知利害係於民生猶不過一時一事風俗中於人心必且延於他邑及於數世而難變孔子責子貢讓贖人之金取子路受拯溺之牛宓子寄使敵人刈吾麥而不使民有

桀寇倖取之心其所見者遠且大也鉅邑近聖人之居沐絃歌之化宜其人崇古處俗尚敦龎矣乃孝弟力田安分守己者固自不少而澆薄貪殘剛暴嚚訟之風終不盡免舊志稱游手游足之人多好博奕引誘少年輕浮子弟資產蕩析困而爲盜身命隨之屢有陷者固自不悟又稱鄉愚無知之民一有不平輙爾興訟不量事之大小輕重竟罹法網有競毫末財利者有逞一時小忿者有自處昏昧受人主擺弄者更有無良奸徒樂觀他人敗壞唆民致訟於中取利者雖屢加懲治種類終難斷

絶云云是當時惟賭博健訟二端貽害地方有心者已竊竊然慮之乃相沿至今不獨賭博健訟之風未有止息而此外踵而增之較有甚焉者又不止一端姑言其槪　一習教傳徒查習教匪徒大抵以眞空家鄉無生父母八字妖言分習八卦隨地惑人始則以行善學好引誘鄉愚繼居然聚衆密謀暗許官爵或託言受福於來生或詐稱降世爲某佛甚至因破案受刑遂倡言問成死罪即能上天之語以致被惑愚民至死不悔蓋設計愈巧存心愈險而地方之受煽亦愈深惑世誣民莫此

爲甚幸我　國家經術昌明邪不勝正稍有萌蘖
無不立時發覺他不具論卽如嘉慶十八年鉅邑
首逆張見木馬朝棟趙登三等通計不下四五十
人重則斬首輕亦絞決卽當時漏網若張澐廷孫
自道獲亦陸續被獲明正典刑可見罪大惡極陽
間且不能逃顯戮陰間尙安能上天乎嗣經屢次
查辦並三令五申愷切曉諭現已漸次省悟可期
瀾清　一則行兇打架本邑莊戶長鎗短棍家家
有之不必深仇大怨但因口角小嫌或睚眦細故
一言不合便揮戈相向甚或鳩集人衆各持器械

互相鬬毆名曰打架因此致傷人命者層見疊出一案之內動輙株連數人至數十人不等雖分別從嚴懲辦此風終未能盡息是二者最爲風俗人心之大害所亟宜救止者外此如抗欠錢漕造背公令開挖地窨藏匿匪徒女流結伴成羣名拾穗而暗行偷竊木綿收拾未盡號鬨花而無異行強以及婦人入廟燒香不懼旁觀恥笑棍徒刁告越訴必牽衙役詐贓凡此種種惡俗皆舊志所未有百數十年來其變態乃至如是嗚呼風俗猶江河也趨日下矣後之視今將更有不等於今之視昔

者守土者誰而竟覩爲狂瀾莫挽耶抵任以來或出示嚴禁或當堂勸戒或峻法懲治年來雖漸次改觀奈習染既深蒸變匪易賈子曰移風易俗類非俗吏所能爲每誦此言深自愧也是所望於後之有同志者　維翰又識

勸民歌　山西進士邑侯　王發越

勸爾民孝雙親父母恩愛海樣深自從孩提到成人百般辛苦都嘗盡少撫養長教訓疾痛疴癢刻關心生我劬勞天罔極碎身難報父母恩王祥臥冰萊戲綵古來至孝動鬼神烏鴉返哺羊跪乳人

豈不如獸與禽堂前子職或有闕便是天良喪盡

人勸爾民孝雙親孝順人有好兒孫一樣孝順

勸爾民和兄弟兄弟本是一體生幼同嬉戲長同

居父母心腸個個痛兄宜友弟宜恭相敬相愛手

足情休聽妻言乖骨肉莫爲田產起競爭古來姜

家共大被田家留樹有芳聲打虎還是親兄弟誰

說仇人轉弟兄昆季友愛父母樂姪兒同視莫相

輕勸爾民和弟兄一門孝友鄉黨稱誰不傳名

勸爾民和族黨居家居鄉是一樣遠近宗支一本

生鄰里親朋要謙讓休忌害莫誹謗刻薄成家無

久享貧不欺富富憐貧老能慈幼少敬長死喪疾
痌相扶持盜賊田盧互守望尋常不可起訟端細
故休將族誼傷張公九世猶同居大家都把仁義
尚勸爾民和族黨風俗淳厚人善良太平有象
勸爾民學勤儉傳家之寶兩字間人能辛苦百事
成創立家業本甚艱女紡績男力田那有功夫懸
一天婚姻喪葬從節省切莫爭誇枉費錢布衣淡
飯且飽煖何必魚肉與新鮮有錢常作無錢想豐
年積穀防荒年若將家產蕩費盡你受飢寒有誰
憐勸爾民學勤儉一絲一粒須檢點細打算盤

勸爾民課讀耕讀書種田是本等既有子弟須教訓若無田產怎謀生或負耒或橫經詩書稼穡益無窮延訪名師開義塾栽植桑麻閒雨晴露體塗足休辭苦黃卷青燈日夜功倉箱充足婦子樂功名顯達耀祖宗莫道富貴由天定人能立志奪天工勸爾民課讀耕耕讀傳家好家聲自然安樂

勸爾民莫輕鬬凡事情理要講究人能忍耐自安然何苦與人結冤讐休使氣莫逞酒常言相打無好手君子不辭唾面羞英雄也受袴下辱身體本是父母生爲人豈不惜皮肉一朝犯法坐監牢身

家性命都難守自古吃虧討便宜那個克人得長
久勸爾民莫輕鬭得罷休時且罷休想前思後
勸爾民莫輕訟有甚寃枉到公庭鄉里口角尋常
事錢債田土有公平一張紙進衙中縱使官清吏
不清莫道官事容易打廢時失業又擔驚若聽訟
棍來唆撥代作呈詞教上堂誆得銀錢到了手不
管曲直與輸贏直到身家吃苦累那時方悔受愚
弄勸爾民莫輕訟鄉黨都是好親朋有甚相爭
勸爾民戒異端左道惑人禍不淺聖賢立教本正
大朝廷法律更森嚴習邪教花瞻錢誆入迷途將

法犯眞空家鄉是何理無生父母是妄談小民無
知受誆騙只說能修再世緣一朝破案受刑苦重
則斬絞輕發遣眼前自有龐周例速改邪行歸正
傳勸爾民戒異端已犯投首無加勉前車可鑒
勸爾民莫賭博其中壞處聽我說博友明是催命
鬼開局暗設滾油鍋贏的少輸的多破產喪品爲
着何贏錢大家衣分用輸了一人受折磨典房賣
地去還債忍氣吞聲怨誰錯落得赤貧身如洗不
做盜賊做甚麼睜眼細看博場人那個好賭有下
落勸爾民莫賭博安貧守業謀生活急早悔過

勸爾民急輸將錢漕都是要緊項國家正賦重緜
毫開徵即納休違抗旣種地應納糧安堵樂業福
共享遇有災祲便賑濟朝廷一念爲民恩浩蕩小民豈
不要良心趁此年豐清國帑官顧考成催科緊差
受比責追呼忙披枷帶鎖苦不脫何不早完免遭
殃勸爾民急輸將國課無欠心纔放舉家安康

特調鉅野縣知縣星沙少棠氏黄維翰手訂

禨稽志

敘曰事有難以耑志而又不可遺逸者非彙集不爲功此禨稽所由名也如六龍時邁於封内天潢带礪於域中尚德而追爵先賢冊后而求諸故劍凡此皆非易遘曷可散軼不書至於名人之遊覽寓留前哲之流風餘韻未窺全豹亦見一斑志禨稽舊志

○○○○御幸

漢高祖為沛公時過昌邑遇彭越併力以攻昌邑不拔西去見漢書

唐明皇過濟州開元中廻鑾道經濟州見唐書

宋高宗駐濟州建元元年三月庚辰帝自東平次濟州吏部尚書謝克家以大宋受命之寶來迎濟州父老詣軍門言州四旁望見城中火光燭天請帝即位於濟會韓世忠以兵來會庚辰帝發濟州見宋史

○○○藩封

周

茅國茅國名周公子封於茅薛瓚云高平昌邑鄉有茅鄉亭

漢

縣成魯人孔子弟子追封武城侯見家語

山陽王定漢景帝中六年封梁孝王子定爲山陽
王立十九年薨後絶國除

昌邑哀王髆孝武皇帝子李夫人生以天漢四年
立十一年薨子賀嗣立十三年昭帝
崩無嗣大將軍光徵王賀典喪受皇帝璽綬襲
尊號卽位二十七日行淫亂光與羣臣議白孝
昭皇后廢賀歸故國賜湯沐邑三千戶國除爲
山陽郡凡傳二十四年宣帝卽位心忌賀遣使
者賜山陽太守張敞璽書曰制詔山陽太守其
謹備盜賊察往來過客毋下所賜書敞於是具
奏賀衣服言語跪起清狂不惠著其與亡之效
上知賀不足忌乃下詔曰蓋聞象有罪舜封之
骨肉之親析而不殊其封故昌邑王賀爲海昏
侯食邑四千戶賀就國豫章數年揚州刺史柯
奏賀與故太守卒史孫萬世交通妄言削戶三
千後薨有司議以倡亂之人不宜再爲立嗣國
除元帝卽位復封賀
子代宗爲海昏侯

劉康漢元帝子有才藝母又愛幸封山陽王上
數稱之幾易太子因史丹諫乃止

劉　喜　中山靖王子封高平侯坐酎金國除

張當居　父尚以楚相諫王戊反不聽死事景帝二年四月乙巳封其子當居爲山陽侯見漢

魏　相　字弱翁定陶人以丞相封高平侯

乘邱侯　乘邱節侯將夜中山靖王子元光五年三月癸酉封十一年薨元鼎四年戴侯德嗣薨侯外人嗣元康四年免見漢書王子侯表

（東漢）

廣陵王荊　漢光武子初封山陽公後進爵爲王

宋　娥　漢順帝陽嘉二年爲山陽君帝之乳也娥與其謀故封之見綱目

（金）

段　樹　嘉祥人追封鉅野伯

元

段諲楫之子爲濟寧路總管輕車都尉追封鉅野郡侯

濟寧王國初封建宗室畫濟兗單三州爲魯國大長公主駙馬濟寧王分地置濟寧總管府屬縣十六見重建至聖文宣王廟碑

明

鉅野王泰墱靖王嫡弟二子宣德二年封薨謚僖順子陽鎣成化五年嗣封薨謚恭定子當𣶒正德元年嗣封薨謚莊憲子健櫄嘉靖十年嗣封薨謚端肅子觀熵嘉靖三十六年嗣封薨謚惠榮無子以端肅王次子鎮國將軍觀光奉勅管理府事〇自信順王以下子孫凡封將軍一百十五位中尉二百二十九位鉅野諸宗多尚文雅其最著者曰將軍當溯博覽羣集蓄書甚富搆得異本手自鈔錄不下萬卷尤工墨妙間爲詩文亦甚馴雅當溯從子曰將軍健

根健根二子曰中尉觀矩觀䩫皆好學工文被服有禮各有文集行於世篆隷圖繪無不精絕所交游賢士大夫幾徧海內觀煙從子曰中尉顧琢顧厘工詩工繪各臻妙境信曾宗多賢萃於一門云府志

按漢制諸侯王皆食租衣稅於其上明則諸侯王不出郡城而追崇祇其名號然而神亦無所不至也故書之舊志

○○○○后妃

漢

許皇后孝宣帝后元帝母也父廣漢昌邑人少時為昌邑王郎從武帝上甘泉誤取他郎鞍以被其馬發覺吏劾從行而盜論死有詔募下蠶室後為暴室嗇夫時宣帝養於掖庭號皇曾

孫與廣漢同寺居時廣漢有女平君年十四五
當爲內者令歐侯氏子婦臨當入歐侯氏子死
其母將行卜相當大貴母獨喜掖庭張賀聞許
嗇夫有女乃置酒請之酒酣爲言曾孫體近下
人乃關內侯可妻也廣漢許諾明日嫗聞之怒
廣漢重令爲介遂與曾孫一歲生元帝數月曾
孫立爲帝平君爲婕妤是時霍將軍有小女與
皇太后有親公卿議更立皇后皆心儀霍將軍
女亦未有言上乃詔求微時故劍大臣知上意
立許婕妤爲皇后立三年遇毒而崩謚曰恭哀
皇后

元

昭睿順聖皇后名察必宏吉剌氏濟寧忠武王按
陳之女元世祖納爲后生裕宗妧

明

皇后傳

宋妃都御史滄曾孫女也萬歷十四年冊封長太妃王壽鋳妃未成禮而王薨稱未亡人

○○○遊寓

漢

楊震字伯起宏農華陰人震少好學受歐陽尚書於太常桓大將軍鄧隲聞其賢而辟之舉茂才四遷荊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荊茂才王密爲昌邑令謁見至夜深懷金十觔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人知者震曰天知地知予知我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

宋

陳師道與晁無咎善數至濟州有詩

李植晁無咎婿也靖康初以督餉趨濟州士氣十倍

謝克家以受命大寶至濟州來迎高宗

耿南仲從高宗至濟州率幕僚勸進

韓世忠以兵來迎高宗見古

宗澤來濟州言南京乃藝祖興王之地漕運尤易遂決

呂好問以蠟書來言帝不自立必有不當立而立者

朱勝非至濟州

馮澥至濟州百官三上表許以權聽國事

文天祥宋丞相以被執過濟州有詩

○○○○叢談

春秋

澹臺滅明字子羽嘗攜千金之璧渡延津陽侯波起兩蛟夾舟子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劫操劍斬蛟蛟死波平乃投璧於河三投而輒躍出因毀璧而去示無吝惜意今鄒章城有滅明臺其湖與門皆以澹臺名殆其南遊遺跡云

（東漢）

昌邑王賀聞人聲曰熊視而見大熊左右莫見以問郎中令龔遂遂曰熊山野之物而來入宮室王獨見之此天戒大王以宮室將空危亡之象也賀不改悟見前漢

（魏）

王弼裴徽問弼曰夫無者誠萬物之所資聖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無已何也弼曰聖人體無無又不可訓故言必及有老莊體有惟有恒訓其所不足見世說

（宋）

王禹偁字元之七歲能文畢文簡試作磨詩禹偁曰但存心裏正何愁眼下遲得人輕借力便是轉身時畢因留於子弟中講學一日太守席上出一聯曰鸚鵡能言爭似鳳文簡書之座間元之見之對曰蜘蛛雖巧不如蠶太平興國八年元之登進士第先爲城武主簿後知單州有善政累官翰林院學士文章獨步一時單縣城武皆祀名宦詳見鄉賢

張乖崖學劍術於陳希夷而未嘗爲人言也一日從僕水還家平野間遥見一舉子乘驢近前意甚輕揚心忽生怒未至百步而舉子驢避之道張因就之詢其姓氏蓋元之也問其引避之由曰我視君昂然飛步神韻輕舉知必非常入故願禮焉張亦語之曰我初見子輕揚之意忿起於中實將不利於君今當回宿郵舍取酒盡懷遂握手俱行共語通夕結交而去見逸史

蔡寛夫詩話曰王元之在商州嘗賦詩云兩株桃杏映籬斜裝點商州副使家何事春風容不得和鶯吹折數枝花其子嘉言云老杜嘗有恰似春風相欺得和鶯吹折數枝花之句詩頗

相似因請易之元之忻然曰吾詩精詣遂能暗合子美耶更爲詩曰本與樂天爲後進敢期杜甫是前身蓋元之詩本學樂天也見杜工部集

王元之初自掖垣謫商州團練副使未幾入爲學士至道中復自學士謫守滁州眞宗即位以刑部郎中詔爲知制誥凡再貶還朝能無怏怏時張丞相齊賢李文定沆當國乃以詩投之曰早有虛名達九重宦途流落漸龍鍾散爲下吏同元稹羞見都人是李邕舊日謬吟紅藥樹新朝曾獻皂囊封猶祈少報君恩了歸臥山林作老農然亦竟坐張齊賢不悅繼有黃州之遷蓋雖困而不屈也見石林燕語

晁冲之受知於後山呂居仁江西詩派圖三十五人冲之與焉有詩云男兒更老氣如虹短髮何嫌亂似蓬欲問桃花借顏色未甘著笑同流東江西詩派

晁文元天資純至年過四十登第始娶前此未嘗知世事也初學道於劉海蟾得煉氣服形

之法後學釋氏常二教相參終身力行之旣老居昭德坊里第又於前爲道院名其所居堂曰凝寂燕坐蕭然雖子弟見有時晚年耳中聞聲自言如樂中簧始隱隱如雷漸浩浩如潮或如行車百子鈴或如風蟬皮感之驗今人靜聽類亦有爲此聲者豈皃固自不同也或云晩常自見其形在前旣又漸小八十後每在眉睫之間此尤異也見石林燕語

李邴字漢老任城人紹興初官資政殿學士歸老泉州大慧禪師往泉南長樂巷漢老數往叩擊一日大慧舉目頌趙州庭前柏樹子話拈云庭前柏樹子今日重新舉打破趙州關特地尋言語敢問大衆旣是打破趙州關因甚特地尋言語良久云當初將爲茅長短燒了原來路不平漢老忽然有省別後以書告曰邴生平學解盡落情見一取一舍如衣壞絮行草棘中適自纒繞今一笑頓失欣幸何量頭有可自驗者三一事無逆順隨緣卽應不留胸中二宿習濃厚不加排遣自爾輕微三古人公案舊所茫然時復暫地但恐得少爲足當擴而充之願更

加提誨大慧答曰但盡凡情別無聖解公旣一笑豁開正眼消息頓亡得力不得力如人飲水冷暖自知矣然日用之間當依黃面老子所言刋其正情除其助因違其現業此乃了事漢無方便中眞方便無修證中眞修證也漢老遂命工圖大慧像奉之終身知歸子居士傳子姓彭名紹升又雲龕草堂集王仲言云漢老少日作漢宮春詞膾炙人口所謂問玉堂何似茅舍疎籬是也政和間自二省丁憂歸山東服終造朝舉國無與談者方倀倀無計時王黼爲首相遣人招至東閣開宴出其家姬十數人酒半唱是詞侑觴大醉而歸數日遂有館閣之命詞綜

金

穠芳亭 縣治西北南宋時邑人當秋成報賽詣亭致祭僉欲鑴石亭中因延王維翰書額未至有毅女謝天香者進曰祀事已畢殺核具將不飲奚竢衆曰候維翰書碑未至耳謝曰予獨未能耶遂以濡墨大揮穠芳二字未竟而維翰至續書亭字如出一手王謝遂爲夫婦先是翰

恐謝有他志以詩嘲之云昔日章臺舞腰行
人無不折枝條謝曰如今已付丹青手一任狂
風不動搖後維翰登進士第與謝偕老今亭址
已廢惟碑碣尚存現在城隍廟後東廡字俱剝
落不能辨識萬歷丁未春有安平䟽河使者貴
溪徐之洪號元渡者過此見其墨妙會題一絕
云謝女才情高椰絮王郎玉樹附藤蘿明妃塜
上青如許誰與天香兩字多詩字俱秀逸時人
遂刻石於城隍廟後之西廡
與穠芳亭碑對峙今猶存焉

陳扆銘大理陳我白先生太常旭窻公次子也爲
諸生時學宮喬木爲門斗所伐學師與知
之先生欲聞於學道師大懼乃痛懲門斗而後
已至今古木尚蔚然者先生護持之力也又州
陰陽生本爲士大夫傳刺往來奔走而已一日
忽投晚生帖於諸紳請禮先生大怒曰小加大
賤淩貴之漸也盡收其所致之帖送州州爲重
責斥革抑起諸紳叩頭謝罪向非先生則陰陽
班役妄肆非禮將成
舊例矣 史外傳逸

國朝

董秋原鉅野廣文有門役守節孝祠携家居祠側一日秋祀門役夜起灑掃其妻猶寢夢中見婦人數十輩聯袂入祠心知神降亦不恐怖忽見所識二貧嫗亦在其中再三審視不謬怪問其未邀旌表何以同來一嫗答曰人世旌表豈能徧及窮鄉蔀屋湮没不彰者在在有之鬼神憫其荼苦雖祠不設位亦招之來饗或藏瑕匿垢冒濫馨香雖設位祠中反不容入故我二人得至此也又獻縣禮房吏魏某臨終喃喃自語曰吾處閒曹自謂未嘗作惡業不虞貧婦請旌索其長例冥謫如是其重也二事足相發明信忠孝節義感天地動鬼神矣見可信錄

田惟理七歲時隨父任之安興典吏曰必先祭真武廟則不爲祟祭用牲豕登時享盡理聞之不服牽犬私出衙至廟所見竹林深茂因削幹爲鎗方進門見東梁上大蟒口大如箕撲近首理用竹鎗應手而斃未及回視西梁大蟒已至復斃如前回至衙不敢向人言年十一章纔

別墅花院中有怪逐人行踪斷絶埕夜杖劍私
往但見月光中恍惚若人一劍劈去潛入花下
而没怪
遂絶

郭　琳曾藩長子字貢方武進士授御前一等侍
衛偶在署夜寢夢宮粧女十八人跪於前
求拯尸骸琳問爾等何人尸骸何在女曰奴輩
皆崇禎宮人也公署門內有舊井當闖賊入宮
時恐受辱相率投身死至今沉溺泉底塹險難
堪求公拯之誓不忘德如此數次琳異之次日
夫於其地掘之果得井浚深丈餘見女尸適
如其數面色如生以事聞
上命厚葬之後累官至
威甯鎮總兵

○○○○技藝

明

姚　宏幼讀書不售潛心岐黃術博通醫書不拘
成方以意施治應手輒效家故饒多設藥

品合丸散以濟人不取其值求醫者塡門無虛日有直指巡察至縣感劇疾勢甚篤衆醫束手延宏診視投以藥立瘥直指大加器重以爲扁和復出也公舉醫學訓科壽八十餘著有本草補遺醫學辨謬法指南書藏於家

姚默字緘堂少讀書不就習外科有術者相其應登仕籍默曰吾一衿尚難顧安所得官耶相者曰爭名於朝子起都當有意外機緣默然其言值萬歷末各縣出戰馬二匹送部交納房書逡巡不敢行默請代之至都則部吏需索規費至三月不能交納馬皆羸瘦旅資盡竭計無所措因念某係同鄉在京業醫過訪求助適醫者外出候於門哭有中官率校尉數人挾默以行則以神宗目疾歷痛服清凉劑不效誤以默爲某醫也默入大內不敢白只謹遵外科術呈一方腫痛立愈神宗大悅授八品御醫尋陞院判具奏解馬事即命兵部驗收同時解馬者胥得交割著有家藏外科所著多可採者

國朝

高毓義儒童高志申妻節孝逯氏之子精岐黃人有求隨手輒應且心腸最熱義舉多所成就

○○○○隱逸

周

黔婁魯人樂道安貧隱居不仕魯君欲用爲相辭不就又嘗賜粟三千鍾復不受不戚戚於貧賤不欣欣於富貴

漢

王成山陽人與周黨嚴光王良徵至京師不屈賜帛四十疋

宋

鄧御夫字從義濟州鉅野人自束髮以來志在君子儒才高學進試大學優異時人比之白樂天大丞相呂公著奇之並爲蘇學士子瞻所知與之唱和輕名利歸耕故里樂性著書適値子厚拜相秉政徵書屢至欲命以官御夫惡其爲人也匿書不赴隱居清涼山洞聚徒衆解釋老講道德行節儉化鄉民以孝弟忠信著有農歷一百二十卷勸課耕桑潔巳善行論者以爲有古逸賢七人之餘風既卒禮部郎中晁補之表其墓載金石志

元

潘克莊字遵禮鉅野人守道不仕至正間田豐據兼直復濟寧寵致士類克莊變姓名漁大澤中陳秉直欲辟爲幕僚堅不就又以幣交郤之翰林學士會堅欲薦入史館値兵起不果明洪武初敦聘巖穴之士克莊始就徵居京師歲餘以疾放還艤舟徐州命酒獨酌陶然自得俄卒無子門人段約葬之濟城東泗水上

國朝

蕭維宣字宗文太學生和厚樸誠不欲進取堯正戊申翰林李　麟爲立木天虛左匾額以志仰望

〇〇〇〇仙釋

晉

葛洪 神仙葛洪會合藥於此後遂名其集曰合藥集

竺道生 本姓魏氏本邑人生而頴悟聰哲若神其父知非凡器愛而異之後値沙門竺法汰遂改俗歸依及年十五便登講坐吐納問辨詞清珠玉雖夙望學僧當時名士皆攄挫詞窮莫敢訓抗至具戒器鑒日深太祖設會帝親同衆御於地筵下食良久衆咸疑日晚帝曰始可中耳生曰日麗天天言始中遂取鉢食於是一衆之人莫不歎其樞機得衷後入吳之虎邱山豎

石爲徒講涅槃經至闡提有佛性處曰如我說契佛心否羣石首肯之以宋元嘉十一年於廬山升於法座講說涅槃將畢忽見麈尾紛然而墜端坐正容隱几而卒

明

銅鉢師呂翁諱福廣邑東莊里人性樂施與家之肥瘠不計也冬月沍寒時設粥以食饑者一僧至善待之後或間歲至或歲二三至待之如初僧持一銅鉢至則曰銅鉢師至矣一日僧去留一衣梁間屬翁曰暴麥時可併爲予暴之伏中暴麥曰僧衣今若何得無憂塵蠹歟取諸梁間重不可舉翁驚極力下之衣發朱提纍然翁益驚封識以待其旋跡杳渺一歲大饑就食者麕至度廩將不給迺思曰予烏用梁間金爲意天欲我爲貧窶者鄭耶自是稍用置田莊爲邑巨家施與益廣時稱爲積德之報云

國朝

國朝

僧佛定不知何許人初住鉅野夾黃郵東觀音堂定嘗以事逮至縣庭縣令覺其有異遽遣去定遂渡河卓錫白雲寺宗風大盛河南巡撫張宗義推爲正覺康熙間城武縣廣嚴寺僧聘迎至寺廣招生徒說法受戒未幾去定能晝夜不寐跏趺經旬與人多言孝弟事有平姓者夜至方丈外默懇定即知之曰平善人但行好事存好心即佛果也後終於白雲寺

張神仙玉山集西南坑中有神仙墳隨水高下雖巽漲不沒者常尺餘神仙姓張氏少業儒於元帝廟後得仙術終身不仕死葬於此

八仙堂玉山集有八仙堂相傳洞賓奕棋處康熙間有儒士解氏讀書於此心慕洞賓遂與奕棋

僧通瑞比干廟





